

古典新刊56

# 中國女詞人故事故事



古典新刊 56

中國女詞人故事

莊嚴出版社

# 中國女詞人故事

著作者 謝正璧  
出版者 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 鄭惠出 版  
發行所 莊嚴出版社

台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  
雙子星大樓二樓二二號  
電話：八三三五五六九三六七二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一一二一九九號

定價新臺幣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板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

# 目 錄

一、李清照	一
二、王嬌娘	五
三、吳淑姬	八
四、紫竺	十二
五、唐夫人	十五
六、嚴蕊	十七
七、朱淑真	十九
八、胡與可	二二
九、范仲胤妻	二五
一〇、馬瓊瓊	二六
一一、張淑芳	二八

一二、王清惠	三十
一三、張玉嬪	三二
一四、管道昇	三六
一五、羅愛愛	四〇
一六、張紅橋	四二
一七、徐燦	四五
一八、周瓊	四七
一九、吳皎臨	四九
二〇、左錫璇	五二
二一、左錫嘉	五四
二二、寇湄	五六
二三、錢念生	五九
二四、柳絳子	六二
二五、吳榴閣	六四

二六、馮 紘	六六
二七、黃媛介	六八
二八、董琬貞	七二
二九、胡慎容	七四
三〇、吳 山	七七
三一、王韻梅	八一
三二、紀映淮	八四
三三、關 瑛	八七
三四、范貞儀	九一
三五、張學雅	九五
三六、張學典與張學象	九八
三七、浦映綠	一〇二
三八、江 珠	一〇四
三九、張令儀	一〇七

- 四〇、顧貞立與王朗 ..... 一〇九  
四一、吳藻 ..... 一一二  
四二、張襄 ..... 一一七  
四三、沈善寶 ..... 一二〇  
四四、查慧 ..... 一二三  
四五、查清與曹鑑冰 ..... 一二六  
四六、浦夢珠 ..... 一二九  
四七、陳敬 ..... 一三二  
四八、何桂珍 ..... 一三四  
四九、趙我佩 ..... 一三七  
五〇、宗婉 ..... 一四〇  
五一、熊璉 ..... 一四三  
五一、孫蓀茝 ..... 一四六  
五三、陳嘉 ..... 一四八

五四、俞慶曾	一五〇
五五、陸惠	一五四
五六、沈鵠應	一五七

目錄

五

# 一、李清照

〔嬌嬈記〕上有一段記載道：

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焚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詞女之夫』也。」

明誠就是大詞人李清照的丈夫，姓趙氏；挺之是明誠的父親，那時他正官吏部侍郎。他們兩家的結爲婚媾，完全建築在門當戶對的基礎上。因爲那時清照的父親格非，正做禮部員外郎。兩親家正都在顯赫的時候。

她號易安居士，生於山東濟南歷城西南的柳絮泉上。初婚時，她不過二十歲。明誠是位太學生，和她有同樣的嗜好，所以真能情投意合。由她早年所作的詞裏，可以看出她們這時閨中生活的豐腴：

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帳枕簟涼！」——采桑子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沙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是何等嬌艷的色相？「今夜紗帳枕簟涼」，  
是何等蕩魄的要求？這樣的欲睡，又出於一位富有文藝天才的少女之口，不令那位  
身當其境的丈夫魂銷欲絕嗎？

但結婚未久，明誠即出外遊學，離愁頃刻湧滿了她的心頭。她有一首極有名的  
相思詞「一翦梅」，便在這時候寫在錦帕上送給明誠。那首詞道：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  
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  
頭，却上心頭！

她又曾填「醉花陰」詞寄明誠。明誠想勝過她，便謝絕一切，廢寢忘食者三晝  
夜，得五十餘闋，雜她的詞於其中請友人陸德夫批評。德夫玩誦再三，說：「有三  
句詞絕佳。」他問：「那三句？」德夫道：「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這三句恰巧是她作的，他始終未能勝過她。這闋詞的全文是：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噴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幘，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婚後二年，明誠亦出仕。他有金石的嗜好，時常質衣買碑文、書畫和古器。夫婦相對展玩，自稱是「葛天氏之民」。他後來又著「金石錄」三十卷，也得她幫助甚多。這樣的生活，他們共過了二十年。等到宋室南渡，他們的故鄉蹂躪于金人鐵蹄之下，不幸的生活便開始了。

他們一生心血所聚的書畫古器，陸續喪失於兵燹流離之際。爲了金人入侵，他們只好也隨着王室南遷。南遷後，明誠曾在江寧做過七個月的官。那時大概和議已告成功，所以他們倆又過了一時極短暫的安靜生活。「清波雜志」載她：

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句必邀賡和。明誠苦之。

在這段記載裏，可見一個男子要做一個女文學家的丈夫是怎樣的不易了。此後不久，明誠因於途中中暑，臥疾湖州。她在池陽聞訊，聞耗東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已危。這時正在蕭瑟的深秋，她們這次竟作了最後一次的晤會了！

從此，她永遠墮入悲苦飄泊中了。在建康既染沉疴，爲「玉壺」事又幾置身牢

獄。流浪多年，始依弟李近居於金華。憂患餘生，她那裏還會有往昔那般的心情？在她老年作品裏，如「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時她寫的再也不是那種使人魂銷的妖艷的詞句了。

此後的她，是否終老於金華，或者還要向別處漂泊？因爲「書簡有缺」，我們也無從查考。但她已是一個五十歲外的老婦了，天可憐她，想來終不至於再過不幸的生活吧！

她曾被人誣爲改嫁。但自清人俞正燮作「易安居士事輯」替她辯白後，已沒有人再信有這回事了。在這裏，我們也不忍再把這事的經過寫明，以免引起讀者的不快之感。

她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所載，有文集七卷，詞集六卷。但現在僅流傳着一卷薄薄不滿三十首的「漱玉詞」。零星的詩文，也極難得見。所可見者，在「中國婦女文學史」裏面幾完全徵引，我們可以從中試嘗一嚙。

## 二、王嬌娘

王嬌娘小字瑩卿，宋宣和時蜀人。父官通判。有中表申純，字厚卿，居其家。二人均有文才，常以詩詞相往還。不久，情愛達於沸點，遂相約作私會。在她們初次的幽會時，她口占「菩薩蠻」詞贈純云：

夜深偷度紗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風平卒未休。  
千金身已破，脈脈愁無那。特地囁檀郎：「人前口謹防？」

他也答她一詞云：

綠窗深貯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  
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顫。從此向雲英：「何須上玉京？」

後來二人悟私會之非久計，純乃回家使人向通判求婚。通判以格於中表，不允。在這短期的別離中，她已情不自禁，聞婚事中阻，尤為憂悒，作「滿庭芳」以寄純云：

簾影搖花，簟紋浮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休休！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俊雅風流。須想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

那時通判有婢飛紅，亦有才貌，純偶與近，爲嬌娘所責。於是百端阻撓，兩人卽欲一見面亦不可得。她忽悟責飛紅的失計，乃百計籠絡她。飛紅感其意，反爲從中設法，繼續幽會。後來嬌娘母親病故，通判遂立飛紅爲妾。

通判在外任職，純爲經紀其家，事事有倫。及歸，知純才幹有餘，且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頗悔却婚之非，至此又反慮純之不從。乃命飛紅探純意。純喜之不勝，遂遣媒至家，得父母允許，擇日行聘。

此時，忽某軍閥之子某，聞嬌娘美名，懇父向通判求婚。父從其意，通判再四拒却。某軍閥竟逼之以勢，賄之以財，不得已許之。二人聞耗，乃以死相約。純遂歸家。

不久，嬌娘抑鬱病死；純聞之，亦絕食而亡。通判深自痛悔，將二人合葬於濯

錦江邊。有人見有雙鴛鴦飛其上，因名爲「鴛鴦塚」。

這段悲劇，小說家都取爲題材，成了他們極好的創作。其實它不過是套了「會真記」的老套子：嬌娘恰如鴛鴦，申純不弱于張珙，飛紅也勝似紅娘，某軍閥又何殊于孫飛虎？所不同的地方，僅此無白馬將軍，而以悲劇作結束而已。所以人家以爲這樁事實好像小說；我正疑心這是小說而不是事實。

飛紅亦善詞，有「端正好」一闋云：

花低鶯踏紅英亂。春心重，頗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  
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 三、吳淑姬

被「花菴詞選」贊許爲「佳處不減李易安」的「陽春白雪」詞，原本共有五卷，現在僅存三首了。作者吳淑姬，究竟是一位怎樣的女性，直到現在還沒有十分確定。

歷來文學史家，都根據「誠齋雜記」，說她嫁給士人楊子治，就是「中國人名大辭典」也是這樣記載着。「誠齋雜記」的原文是：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礪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盒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後嫁子治，優于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蘭陵太守。

但在「夷堅支志」庚集卷十裏所載的吳淑姬却與此不同：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

煙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

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

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照這段文字所記載，她的丈夫姓周而不是姓楊。而且「誠齋雜記」裏的吳淑姬是北方人，這裏的吳淑姬是南方人，明明是二人而非一人。那麼「陽春白雪」詞的作者是那一個吳淑姬呢？我們先來看一看這僅存的三首詞的內容：